兩浙諸州繫囚丙戌釋江淮闕雨州縣杖以下囚四
月乙未幸太乙宮明慶寺禱雨辛丑避殿減膳壬寅
禱雨於天地宗廟社稷癸卯詔中外臣民直言時政
得失甲辰史彌遠等請罷政不許乙巳德音降行在
及諸路雜犯死罪囚釋杖以下

辛巳配何致

致於開禧元年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兩為言者
所攻罷歸本貫至是坐妄造事端熒惑衆聽配廣州

牢城

五月辛酉塔坦破燕京

去年塔坦圍燕京是春金國東平之援兵五萬至安次遇塔軍不戰而潰大名之兵八千至固安亦潰散惟真定之兵四萬合保涿援兵一萬至旋風寨與塔兵戰凡二日糧絕而敗自是内外不通至是燕京破都元帥完顏福興自刭死山東羣盗大起楊安兒者本淄州皮匠也金主璟泰和間殺人亡命為盗於太

戊辰蠲民賦

兩淮諸州毋納今年秋税其極邉五州併明年夏税

悉蠲之　癸酉蠲臨安紹興府貧民夏税　甲申詔

職田蠲放如民違者坐之　丁亥權罷旱傷州縣比

較賞罰

八月己丑賜張栻謚

曰宣

庚子申嚴宗子訓名法

信安軍以守之北距燕山百八十里又有遼東宣撫使蕭萬努者本遼人乘女真之亂自立為帝據遼東七路欲引兵併燕代魏晉而有之塔坦不能破也然其人貪婪初無遠畧既破兩河赤地千里人煙斷絶燕京宮室雄麗為古今之冠亦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其所積貨財初無所用至以銀為馬槽金為酒甕大者重數千兩薩木哈所居至用金飾龍床足踏金杌子奢僭如此而徵督不已燕人患之金主珣南遷之後畧

遣使詣塔坦求和雖未聽從而賂遺不輟特穆津憐其意欲許之而薩木哈胑於無功堅持不可特穆津謂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汝累年不能取盍遂捨之薩木哈不從遣人諭金主曰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為王而金之羣臣亦不從有言於珣願以死雪國恥者珣亦為之感憤也金人自阿古達稱帝至是九十有八年而失國西河既為塔坦所擾山東畔之金東阻河西阻潼關地勢

騎布滿山東雖探報之辭不無同異要其大勢以河
南數州僅有之地而抗西北二國方張之師加以羣
盜縱橫叛者四起土傾魚爛厥徵具形括馬搜糧公
私並竭交鈔數萬僅博一餐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
謹按國史女真叛遼在政和之四年甲午歲其滅遼
也在宣和之七年乙巳歲是冬即入中原臣竊謂今
日天下之勢無以異政宣之時陛下所以自治其國
與外禦強敵者亦宜以政宣為鑒夫以皇皇巨宋八

臣嘗妄論政宣致禍之由其目有十失君臣相教唯是宴安股肱不良萬事隳壞其在虞廷猶以為戒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王黼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淫侈蠱上心奢靡蠹國用土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江南甚至内廷曲宴出女樂以娛羣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又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自古總師必得老成重厚之人用師必有節制

訓齊之律反是則凶也自童貫髙俅迭主兵柄教閱
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階級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
招以金帛死敵者不卹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
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
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自昔未聞簡忽天變而無禍者
政宣之世灾異數見大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光
洶洶欲動赤氣犯斗水冐都城當時羣臣恬不知警
方且以怪孽為嘉祥變異為休徵此上不畏天戒其

之材不以姦黨廢則以邪倿斥不以曲學貶則以異
論逐排沮挫擾之餘舉國無君子矣雖欲久安得乎
其失五也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政宣之世京黼繼尸宰柄貫攸濫厠樞庭其翺翔臺
省布列館殿非歌頌書生即膏粱子弟非奴事閹尹
即翼附權臣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
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
父母政宣小人顓為蒙蔽以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

年來謀國不深惟長算而一切幸安曩者敵在幽燕吾以歲時聘問已非獲已彼既播越而南獨不可遷延其辭俟復燕山然後玉帛往來如故迺使大宋臣子拜敵讐於祖宗殿庭之下其誤一也歲幣之弗遣是矣然不以還燕為詞而諉曰漕渠乾涸使得以移文督責中原豪傑聞之寧不以寡謀見哂乎其誤二也並邊遺民皆吾赤子窮而歸我當示綏懷疆吏非人惟知拒郤固已絕中原之望甚者視為盜賊戮之

焚之上流制闔之臣明揭大榜來者即行勦殺西州總戎之師殺程彥暉一家骨肉於黑谷山秦隴之人莫不切齒召隣國之侮開邉鄙之隙結遺黎之怨逆上帝之心孰甚於此其誤三也積此三誤而吾國之威靈氣燄索然矣漢昭烈有言事會之來寧有終極夫誤於前者不可悔而應於後者猶可為所願朝廷毋再誤而已厥今庸人之論有二不曰敵未遽亡猶可倚為屏蔽則曰中原方擾未暇窺我江淮凡此皆

六月庚戌太白晝見

戊午詔厲將士

詔曰朕厲精更化一意息民豈不知機會可乘讎耻未復念甫伸於信誓實重起於兵端故寧咈廷紳進取之謀不忍絶使傳往来之好每示固存之義初無倖釁之心豈謂敵人遽忘大德皇華之轡朝遣赤白之囊夕聞叛卒鴟張率作如林之旅饑𣆶烏合驅為取麥之師貪婪無厭僥倖嘗試宜神人之共憤亦覆

以一千下四川

金兵攻隔芽關

興元都統李貴遁去官軍大潰

二月甲辰焚大散關

乙巳王大才馬蹶死于河池

丙午金兵陷皂郊

死者五萬人

丁未陷湫池堡

戊戌金兵陷西和州

四月甲辰退去

夏四月戊申命四川增印錢引

五百萬以給軍費

侯𩓐棄階州

𩓐本州守

戊午金兵復至大散關

守將王立遁去興元都統吳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

欽定四庫全書

兩朝綱目備要卷十六

寧宗

嘉定十二年己卯春正月戊辰朔召董居誼

自四川制置召赴行在奏事

聶子述為四川制置使

以新利州路安撫使除代董居誼也

庚辰金人攻湫池堡

辛夘逼西和州

守臣趙彦吶設伏待之敵人殲而還

攻安豐軍

建康都統許俊遣將拒之　癸巳金兵圍之

攻河池

守將張斌遁去

癸巳攻光化軍

破郎山縣進逼均州

京湖制置使趙方遣統制扈再興救之不能進而還

戊申攻其城甲子始去

丁未陷興元府

己酉遣殿前司軍防捍江西

凡八千人

庚戌曾從龍兼江淮宣撫使

除同知樞密院事

任希夷簽書樞密院事

即理宗皇帝也

辛巳大風

秋七月丁亥討論受寶禮

京東河北節制司言蒙國大將獻本朝皇帝恭膺天

命之寶詔禮官討論受寶禮儀以聞

辛丑趙方為京湖制置大使賈涉為淮東制置使

兼京東河北路節制使

丁未修光宗寶訓

非本州一一應副則本軍雖欲進前討捕有不可得方其出軍之時本州給以糧餉犒以酒肉日接于道而又合民船以助其勢雇水手以助其用調度百出郡之老吏竊遂私議以為捕寇之事本州從來只是移文督責何須枉費官錢蓋其習熟見聞如此今若仍前不相繫屬自今或有緩急彼雖聽州郡調遣然初無節制之柄必不督之向前州郡既無節制亦必具文行移必不肯資以費用借使統戎得人猶恐未

統制官其海道利害又與浙西無異其自准回降即
欲再陳慮涉招權之嫌是以不敢今受代在數日間
竊念朝廷置此一軍關係甚重若欲軍政常常修舉
非付州郡以節制之權終有所不可且將去而言尤
無所嫌用敢再申前請伏望朝廷檢照某去年八月
内劄子所申事理早賜施行實悠久之利伏候指揮
小貼云某今來所請係欲扶助軍政非欲侵撓事權
如蒙朝廷以為可行即乞明降約束不許干預軍中

一千二百六十六萬九千三百一十口二千八百三

十二萬五千七十

嘉定十六年癸未春正月戊申嚴贓吏法

詔命官犯贓毋免約法

己酉皇子竑生

二月戊戌甍追封郅王謚曰冲美

丁巳雷

辛酉賑山東流民

六月丁卯朔太白晝見經天

辛未皇孫銓生

八月癸未爲左千牛衛大將軍尋薨

癸酉貶尚震午

震午知西和州坐寇至謀遁奪三官送岳州居住案宋史五行志是年四月丁卯西和州火焚軍壘及民居二千餘家守臣尚震午誤以爲金人至而遁則前所謂金人廹西和州者蓋即震午掩飾之詞史官承而書之未經刊削耳

壬辰蘇椿等來歸

大侈開禧用兵帝心弗善也侂冑死諭大臣曰恢復
豈非美事但不量力聖意可知矣在位三十年池臺
苑囿無所增置府庫之財未嘗妄費𥙿屣雖弊或加
補濯愛民之心始終弗替一遇水旱憂見顏色御衆
臨下率從寛簡故吳曦以世將據蜀不勞斧鉞而授
首江淮湖嶺之區寇盜或作旋即底定皆履信思順
之所致也升遐之日遠邇哀慕昔先民郘雍言本朝
之盛前代不及者有五而百年四葉居其一焉中興